

年

是  
一  
根  
线

■ 路来森



年，是一个时间节点，但我更愿意，把它看成一根线。

年，是一根串起时间的线——过去和未来。

过去的，虽然已过去，但因为这根“线”的存在，你却难以忘却。在这个时刻，你会思念过去，你会总结过去；思念那些让你怀念的人和事，思念你曾经的激动，曾经的喜悦、快乐；你要总结过去时间里的得失成败、经验教训，在总结中，让自己的思想，得到一次提升。之所以如此，正是因为你沿着这条线，走向未来。未来如何？或者该如何？你必须作出设计和规划，要有宏观的，又有微观的，甚至要具体到每一个细节。

连接“过去和未来”，提醒着

每一个人。年轻人，高喊一声：“我又长了一岁。”为自己生命的加法而激动，而充满了力量；老年人，则禁不住微叹一声：“哎，又老了一岁。”难免，为自己生命的减法，而略生伤悲，于是，就愈加珍惜时间，善待生命，内心里，铿然自励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”铆足了劲儿，让生活活得更美好。

年，是一根串起美食的线。

尽管现在的生活好了，平日里就美食不断，但过年还是不同的。过年，是一次美食大聚会，特别是“乡土美食大聚会”。分量要足，花样要多；要广泛采购，要百味杂陈，要异彩，要花团锦簇，要纷纭参入。

年，是传统民俗，因此在家

里过年才好。平日里工作忙，品尝美食，可以下馆子，可以叫外卖；但过年，美食，最好还是要自己亲手做出才好。厨艺也许并不怎么样，但亲手做就是特色；亲手做出的美食，特别具有家的味道，融入了最美好的心情和最深厚的亲情，做菜的过程，最大程度地演绎了生活之美。

天南海北，风俗不同，食味各异，也许，只有过年的美食，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出地方特色。而最有地方特色的美食，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，就是对亲情的一份最好的报答，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最好的记忆。

年，是一根串起情感的线。

寻常日子，总有干不完的事，好像始终处在忙碌的生命状

态，亲朋好友，难得一聚；寻常日子，生活磕磕绊绊，亲友也难免会出现争吵，但一到新年，就不同了。这段时间，人，大多拥有了一定时间的闲暇，过年了，就得“走一走”，走门串户，进门先问一声好，拱拱手，然后，围桌而坐，推杯换盏，酒酣心热，日子安好。

疏远的亲情，因此又变得亲密了；曾经的矛盾、交恶，因此也就冰释了。就是因为这个“年”啊，又重新把亲情串起。

当然，还不止于此。年，这个时间的节点，实在是一条重要的生命之线，生活之线，它能“串”起的，尚有许多。

最重要的是，它能串起希望，串向未来，把生命之线、生活之线，拉得更长、更长。

## 春打“六九”头

■ 米丽宏

今年，春打“六九”头，交春时刻为二十二时五十八分三十九秒，那时已近夜深沉。像老杜笔下一场春雨，春，不声不响潜入夜，不惊动你，也不打扰你。

立春了，但也许你不会察觉立春带来的变化：东风未启程，河水未解冻；蛰虫还躲在大地的深处酣睡。古人描述的立春第三候“鱼陟负冰”，是多么奇妙啊，地气上升，鱼浮到水面游动，因水面还有碎冰，人在岸上看，像鱼背着冰在游动。不过，这幽微有趣的细节，还要再等一阵子才能看到。

但不会耽搁太久的。春，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承诺，就好比鸟开始飞，河开始流，前进的力量无人抗拒。其实大自然都是承诺者，树承诺花，花承诺果，果承诺种子，种子承诺土地，土地承诺春天，而春天承诺的是万物。她不偏向谁，也不薄待谁。她让风吹遍每一个角落，让阳光洒遍每一个门庭。一丛野草枯掉了，她会慢慢将它暖青；一只蚂蚁冻僵了，她会轻轻将它唤醒。硬邦邦的土地，慢慢酥融过来；白凛凛的冰凌，会化成哗啦啦的水声。

所以，不用急着去寻，春源自你心，心思敏锐、热爱生活的人能感觉到她的细微行踪。你看，立春被我们唤做“打春”，说的就是春给我们心灵的震动。这个“打”，那么轻柔，又那么有力，那么粗犷，又那么细致。

这个“打”，是打招呼的打。春，踩着冬尾巴姗姗而来，带着善意的问询，像一年未见的老友，款款道：“喂，你好呀！”

这个“打”，是打草稿的打。万物生灵曾被大寒收藏，世界成了一张空白稿纸。春天，挥动她的笔：画一抹黄，是软软的土；画一绺水，是流淌的姿势；画几只小虫，打着哈欠、伸着懒腰，爬出洞口，跌入南风里。

这个“打”，是老农打鞭花儿的打，“啪”一响，惊动了槽边卧着的老牛，牛眼一亮，闪出春天的润泽；“哐——”一声，抖落歌了一冬的慵懒和倦怠。

这个“打”，是打开始的打，是奠基，是初立，新的四季从即刻开始。

当然了，打春的“打”，在旧时，还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立冬后，人们便着手准备，砍桑，插架，以为牛骨；冬至后，以土和泥，塑于桑“骨”，做成牛样。那就是“春牛”。立春这天，皇帝亲自主持仪式。百姓们盛装而出，载歌载舞，用彩鞭鞭打“春牛”，祈求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春牛被打碎啦，越碎越好，抢几块碎片归家，春天就被抢回了家。

这一场隆重的“打”——打春牛，抢春意，捧一片春意带回家，多喜庆；那“春牛”的碎片，像一粒粒春的种子，会引爆整个春天哩。

全民“迎春”的仪式里，透着一股诗意的俏皮劲儿。

也许，打春后还会下雪，但那雪，已是“春雪”，心肠软，姿态飘，容貌艳；别看地上一堆，树一堆，太阳一出，就把持不住，甜甜地化掉了。

至于人呢，明明温度在升高，为什么还要喊冷啊冷啊？那是因为阳气升腾，换了春衫，反抵挡不住料峭春寒了。

春天，看人那喊冷那熊样儿，“噗嗤”一下，憋不住笑了。这一笑，就笑出了满地春草，满枝芽，漫天风筝，满树花。

春天，眼儿见到处流淌起来，像蜜一样。

## 成人的寒假作业

■ 江锦灵

学生有寒假作业，且每天要完成一定的作业量。成年的我们呢，难不成就袖手旁观？觉得成人也该有一份寒假作业，或许非纸质地呈现，非定量地进行，但也需每天或相对常规地完成，否则一个寒假假若有所失，在孩子面前也缺乏榜样感和话语权。

在当下特定形势里，防疫保健应是第一类寒假作业，而且必须完成好。2020年是疫情阴云笼罩着的一年，且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。2021年依然不可松懈，防疫作为常态化行为，应上升为日常生活习惯之一。要完成好这类作业，必须备好口罩、洗手液、体温计等“防疫文具”，每位公民要像刷牙洗脸一样娴熟地对待防疫行为。适时佩戴口罩、用洗手液洗手、量体温、不扎堆等，是生活的必修课。在防疫条件允许下，还要一如既往地锻炼身体，强健体魄，增强免疫力，从根本上做好硬件上的防疫。

我更愿意把阅读作为第二类寒假作业。所谓秋收冬藏，冬天是相对空闲、安宁又不适宜远行的时节，非常适合阅读，可以读自己平日上班时来不及看的书。这既是一种健康优雅的生活方式，也能给新的一年“充电”。今年春节，因为疫情和天气，不便出门，更不便走亲访友，何不一次又一次的灵犀旅行——读书？阅读，像旅行一样增长你的见识、启迪你的思维。书里有许多真实存在或虚构而成的人物，多是高尚、有趣的灵魂塑造与抒写的。深度阅读了，无疑是与古今的圣贤、有趣的灵魂交流，乃另一种形式的走亲访友，岂不快哉？

第三类寒假作业，当然是享受天伦之乐。平时由于大人朝九晚五地上班，孩子按部就班地上学，亲子难得有多少实质性的交集，所谓亲密交流与亲子互动更是严重缺失。而假期相对拥有整块的时间，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，相处过程中，互相了解与关照对方的学习与生活乃至内心的需求，既可增进亲情，又能活跃家庭气氛，营造温馨的港湾。如此，对自身，对家人，尤其对孩子都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和一笔人生的财富。这类寒假作业，完全可作为一家人的寒假作业。

大人们啊，别只顾着催孩子写作业，也想想自己能在假期里做些什么吧！



乡愁  
方华摄

## 电话里的故乡

■ 刘敏

春节即至，新冠疫情却汹涌如潮，“淹没”了条条返乡路。“就地过年”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。望“疫”长叹的我，犹豫再三，终是怅怅然地再一次拨通了老家的电话——

我的老家——怀远，名字很诗意，然而，这份想念却很苦涩。故乡，只存在电话里吧。母亲的声音响起——她的第一句话，总是要问一问她的孙女。然后，母亲说：“疫情闹得凶呢，电视里都说了，你们回家不仅要检测，可能还要隔离，唉！今年……就不回来了吧！”可我知道，母亲话里裹着的失落有多重。紧接着，母亲问起妻子，最后，是我——工作、学习、吃喝拉撒，事无巨细，千叮咛万嘱咐：带好孩子，过好日子……其时，我仿佛插不上嘴，而这一回，在挂上电话之前，母亲又补充道，村西的小俊爸得了病，竟然没救活！家后的四婶呢，也才被埋进土里没几天……我一愣怔，瞬间心若针刺：他们俩，皆与我的母亲年龄相仿！母亲的话里，有难掩的慨叹，人生无常呢！

母亲和父亲在老家，种了十多亩地，也带着孙子。小妹远嫁省城，小妹因为打工的机缘干脆嫁到了邻省，而同样是打工人的弟弟和弟媳，则似随风之萍，漂泊不停，从故乡到

他乡，从此城到彼城，只把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丢在了家里。我这个“老大”呢，早已在千里之外的小城有了自己的小家。一大家人就这样天南地北地讨着生活，暗叹着流转的四季。我们都是些离家的燕子吧。常常，只是在过年的时候，一家人才能相聚，而相聚亦总是短短的屈指可数的几天。家门上的对联依然鲜红，玻璃上的窗花依然耀目，等不及渐至的元宵，我们这些孩子，就又要离开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偶尔念想，偶尔有愧疚盈心，不能言说。

几乎每一次，我都是通过电话，从母亲或父亲的口中，了解到一点家乡的变化。尤其是，和父母大致同龄的叔伯娘舅辈的亲朋乡邻故去，每一次都让我感叹不已——记忆中，他们和蔼可亲的面容，他们憨厚纯朴的举止，他们热情友善的日常，那一刻便清晰如昨地在眼前一一浮现，然后，飞翔着消逝于无形。我的心，亦慢慢地堕进那份无限的怅惘里。……

然而，除了我和弟妹们打电话回家，母亲和父亲却很少打电话给我们。虽然我们的手机、电话等号码，他们都烂熟于心。母亲常常笑着说：“我和你爸能吃喝，身体好着

呢！再说了，打电话哪不要钱。”我们这些做子女的，只有苦笑着摇头——这都什么年代了呀，电话费能要几个钱？可是……最后，只能把这一份难言的酸涩，悄悄地掩藏于心的角落。

犹记得去年年初，有一晚和大妹微信聊天，她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：妈妈的病没什么。我只觉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立马就急了：啊！母亲“有病”？我这个做儿子的竟然不知道！我赶紧拨电话回家。这才得知，就在前不久，由一些所谓“老专家”、“老教授”组成的什么“义诊团”到乡下“免费看病”，母亲也被诊出“高血脂”等，并要求买他们推荐的十分昂贵的大包药品。好在父亲又带着她去市里的大医院复查了一次，结果竟是虚惊一场。再后来，他们才从电视上知晓，原来那些人根本就是一伙骗子！我惴惴不安的一颗心这才轻轻地稳稳地放了下来。

前两天读到一篇小文章，作者在文末含泪而问：“你这一生还能和健在的父母见多少次呢？”没错，是“多少次”！我霎时恍恍然，心乱如麻，复如芒在背——想想自己，一年顶多也就回家一次吧。一次而已！父母皆已年近古稀，如此算来，还能见几次？！

愿只愿，这新冠疫情早点儿被新年的风给吹散，快快逃遁，速速消逝，能让我们等归心似箭的游子迫不及待而又激动万分地抓起电话大喊：“妈，爸，明天我们就回家！”……